

作家论文学丛书

泰戈尔论文学

倪培耕 等译

泰戈尔论文学

倪培耕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0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4 字数 332,000

1988 年 4 月第 1 版 198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800 册

ISBN7-5927-0022-4/I·018

定价：4.80 元

目 录

前言	1
美与文学	
文学的本质	3
文学的材料	8
文学思想家	14
美感	21
世界文学	40
美和文学	56
文学创作	69
什么是艺术	87
儿歌	108
历史小说	120
舞台	126
诗人的传记	131
诗与韵律	135
散文诗和自由体诗	138
《罗摩衍那》	143
《沙恭达罗》	150
文学的道路	
序言	169
现实	173

诗人的辩白	182
文学	190
事实和真实	198
创作	210
文学的革新	221
文学思想	228
现代诗歌	236
文学的实质	255
文学的意义	276
文学的职责	292
孟加拉文学的发展	302
诗人的追述	
诗歌创作的开始	315
习诗	318
文学的挚友	321
帕努辛哈的诗	327
《婆罗多》	329
《破碎的心》	333
英国文学	335
《瓦尔米基的天才》	340
《晚歌》	345
恒河岸畔	348
《晨歌》	352
《大自然的报复》	360
《画与歌》	363
般给姆·钱达拉	365
雨季和秋季	369

《刚与柔》	372
艺术家的职责	375
书信选	396

美 与 文 学

文学的本质^①

外界世界一旦进入我们的内心，就构成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世界里，不仅有外界世界的色彩、形态和声音等，而且还包含着个人的情趣爱好，人们的喜怒哀乐等。外界世界^②与我们心灵上的感情结合，就具有了许多表现形式。

当我们用自己心灵情感去摄取外界世界时，那个世界才成为我们自己所特有的世界。

正如人们的肠胃里没有足够的消化津液，就不能很好地变食物为人体物质一样，在心灵感情里没有足够的摄取力量，他们也不能使外界世界成为自己的内部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

在世上，有些人像一种无生命的自然一样，毫无感情，他们对地球上的绝大部分的生活内容一直抱着漠然置之的态度。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不能感受这个大千世界的存在，他们的心房只有几扇寥若晨星的窗户，即使如此，它们也是半开半掩的。因此，尽管这样的人也生活在世上，但他们不能把世界当作自己的。

有些人是如此幸运，他们那颗富有感情的心灵，总把他们自己的惊奇、慈爱和想象投射到世界的每一事物上去。他们感受到自己与自然的每一事物保持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世界的运动，在他们的心灵弦琴上奏出难以数计的曲调。

通过这类幸运的人的丰富感情，外界世界才有不同色彩和形态的表露。

通过人类感情所组成的世界，与外界世界相比，更吸引人。人类的良知在这个世界里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心灵的搏动声，感受到一种亲密的情感。

所以，我们发现，人的世界与外界世界有着天壤之别。人的世界不仅传递哪些东西是白的、黑的，或是大的、小的信息，而且它正以不同声音，揭示哪些事物是可爱的或可憎的，崇高的或卑劣的。

这个人的世界是从我们心灵深处奔流出来的，这个奔流的过程既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由无数新的感觉器官和新的心脏组成的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总是川流不息地永葆常新。

我们能用什么方式表现这个世界呢？我们能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形式呢？倘若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人的世界不能借助外在形式重新表现出来，那正如它被创造一样，一定会被消灭掉。

但是，这个世界不想被消灭。心灵世界一直为表现自己而作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此，人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文学的创作。

进行文学评论时，我们应该考虑两个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作家的心灵与外界的联系究竟有多深？其次，这种关系得到了多少永恒性的反映？

在每一种文学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达到完全合式的程度，它们总是不相协调的。

诗人富有幻想的心灵越是包罗万象，我们从他的作品所包含的深刻性中所取得的欢愉就越多，人的世界的疆域就会伸展得越

① 本篇和以下几篇《文学的材料》、《文学思想家》、《美感》，《世界文学》、《美和文学》、《文学创作》、《历史小说》和《诗人的传记》，均选自一九〇七年出版的《文学》一书。

② 外界世界只有一个，但当它与人的各种各样感情结合时，它就具有许多表现形式。——原注

宽广，我们所取得的感受也就越无穷尽。

此外，文学的创作技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反映的事哪怕完全是不足挂齿的，但通过艺术技巧，语言和文学获得了发展，而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发展，人类的表达能力又不断获得发展。为取得这个表达能力，人类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借助于这些艺术品，人类这个力量得到了发展，人类要永远感激这些艺术品。

由心灵情感所创造的人的世界，怎么反映到外面来呢？对人的世界的这种表达应该做到使心灵情感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而清晰地表达心灵情感是需要具备许多因素的。

男人上办公室穿的衣服，应该是浅淡色的，朴素大方，并尽量轻便得宜于活动；而女人对衣饰打扮的讲究，羞涩和情态的流露，是一切文明社会的流行习俗。

女人的活动是心灵活动。她们要取悦于别人的心，也要索取别人的悦服之心。为此，完全单纯、直率和明朗的态度，就无济于事。男人应该精明，女人则应该漂亮。一般来说，男人的举止越是干净利落越好，但女人的举止应该含蓄和带有暗示性。

文学也应该通过优美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它应借助于比喻、韵律和暗示方式来表现，不能像哲学和科学毫无修饰地表现。

给优美性赋予形象，就要在语言中维护难以表达的特性^①。文学中的难以表达的特性正如女人的美丽和羞涩那样无限，它是不可伤效的，又是比喻所不能圈住的或掩盖住的。

文学为了弥补语言表现力的不足，借助另外两个主要手段：一是图画，二是音乐。

① 这是印度古典文艺理论的术语。它的主要意思是：在美中有一种难以表达性，这种难以表达性就是真正的美。换句话说，美是不能够被表达无遗的。然而人们又要不断地追求美的充分表达。在语言文学创作中维护这种特性就是美。

那些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可通过图画的创作，这种图画创作在文学中是数不胜数的。它通过明喻、暗喻和隐喻，竭力赋予感情以鲜明的栩栩如生的形式。

“眼睛犹如飞鸟来回地张望。”

在这行诗里，诗人帕尔拉姆达斯^①把目光比作飞鸟，这样无比优美的图景烘托出焦虑不安的目光。

此外，文学应在作诗押韵、造句遣词里讲究音乐的运用。某些事物不能叙述明白，可用音乐来表达；某些词藻在表达某个意义上已显得十分陈旧，但它们可以通过音乐，变得不同凡响。

所以，图画和音乐是文学的两个主要助手。图画赋予感情以形式，音乐赐予感情以活力，图画恰如身体，音乐犹如生命。

然而，不仅人的心灵是文学表达的唯一对象，而且人的性格也是文学的绝妙的创作。它与无生命的物质创作是迥然不同的，它不是隶属于我们的意志，不随人摆布的，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把它创造出来。尽管人类十分渴求它，但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种牲畜或飞鸟一样，关在笼子里赏心悦目地久久观赏。

人的性格是十分细腻和丰富多彩的。文学竭力想把它从内心世界里挖掘出来，加以刻划，这是件十分艰难的工作。人的性格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有条不紊的，它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重重叠叠的层次，而它令人叹为观止的表演又是那么细致入微，那么不可思议，以至超出人的意料。因此，使它隽永地铭刻在人类心上的工作，只能由一些超乎异常的天才人物来完成。跋娑^②，瓦尔米

① 印度中世纪孟加语虔诚派诗人，生卒年月不详。

② 跋娑，印度古代戏剧家，大约生于公元初期，著名剧作有《惊梦记》等。

基^①，迦梨陀娑^②等前人做的正是这件工作。

如果把我所说的所有内容作个简要概括，那就是说，文学的主要内容是人的心灵描绘和人的性格刻划。

然而，人物性格的刻划也许更为重要。实际上，外界自然和人类性格每时每刻都在人的内心里取得形式和发出乐声，然后，作家通过语言的创作，把它们化为形象的画面和动听的歌儿，这就是文学。

神明的欢悦在自然和人类性格中塑造着自己，人类之心也为了在文学中刻划和反映自己而作着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从未中断过，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事。诗人只不过是人心的这种不懈努力的副产品而已。

神明欢悦的创造是在自己内部进行，人心欢悦的创造则是它的反映。神明所创造的欢悦曲的叮当声，拨动着我们心灵的弦琴。作为神明创造的反响的人类音乐的发展——我们内心创造冲动的发展就是文学。世界的呼吸正在我们心灵的芦笛上吹奏什么样的调子，文学也就努力反映那个曲调。文学不是某个人的独占的东西，也不是创作者的，而是神明的声音。正如外界创造自古以来就一直带着自己的善恶和不完善，努力表达着自己一样，这个声音也坚持不懈地努力从人类内心深处发出传遍每一国度和每一语言里。

① 瓦尔米基，又译跋弥或意译妙垤，印度古代诗人，传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作者。

② 迦梨陀娑，印度古代诗人，戏剧家，著有剧作《沙恭达罗》等。

文学的材料

纯粹为自己写的作品，不能被称作为文学。有些诗人说，正如鸟儿陶醉在自己的欢乐中放声歌唱一样，我们也沉湎于自己的快乐之中，为自己而写作。这样一来，仿佛读者或听众与它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似的。

鸟儿歌唱时，毫无把鸟类社会当作自己目标的意思——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倘若鸟儿没有目标，那就算了——争论这一点还有什么用处呢？但人们不得不承认，作家创作的首要目标是读者社会。

难道由于这个原因，作家的创作就变得虚假了？母亲的奶就是为了喂养子女的，难道奶因此就不自然流出来了？

沉默的诗才和自我感情的激荡，也就是仅仅为自己而抒发感情——这是许多诗人赞同的两个毫无意义的观念。柴火不燃，不能被称作火。同样，不能把只凝望着天空，又像天空一样沉默的人称作诗人。表达才是文学。心灵深处有着什么，谁能探知？评论这一点究竟有什么用处？印度一行古诗说：猜测库里存放何物是毫无意义的，朋友们应快快分享那些甜食。

仅仅为自己而表达感情——这也如同那类无聊的事一样无意义。创作不是为创作者自己的一——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我们的感情有一个自然倾向：我们总想把自己亲身的体验感

染他人。请看自然界，有生命的东西为争取永恒存在和发展而奋斗不息。一个生物越能使自己无限地扩展，它的生命界域就越宽广，就越能使世界感受到它的存在。

我们在人类的感情世界里也见到了这方面的努力。区别仅仅是，生命控制空间和时间，而感情则控制心灵和时间。我们的感情总想永远影响无数的心灵。

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就一直为实现这种愿望而作出巨大的努力。人类在无数的符号、语言、文字、石刻、金属铸物、皮制品、树皮、树叶和纸上，用画笔、凿子、毛笔，勾勒了不可胜数的图画，表达了无数复杂而丰富的感情。从右到左，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行接着一行，没有什么事物和感情没有表达过。总有一天，我们的家，我们的物品，我们的身心等等，一切都会被毁灭。唯有我们的思想和感受的东西将依赖于人类的智慧和感情，永远存在于生气勃勃的世界里。

前不久，从中亚的戈壁滩^①的沙丘里发掘出一本属于已湮灭了的人类社会和被遗忘了时代的残缺不全的书。在它无人知晓的语言和失传的字母里难道就没有反映着某种痛苦吗？看来，真不知什么时代的某个生灵的感情和思想一直为闯进我们心里而焦急着。无法考证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也无从知晓这本书在何处写成。人的内心感情和思想竟不为人所知，无法代代相传，无法在人类的喜怒哀乐里找到共鸣。它们似乎摊开双手，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古往今来的人类。

世界上最杰出的君主阿育王^②想要留芳百世，就命令人在山坡上镌刻下他自己的业绩。他可能认为：大山会永存的，永不消

① 戈壁滩在蒙古，蒙古的文明十分古老。——原注

② 阿育王（？—前232），一译阿输迦，意译无忧王，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国王。

失；它将始终向站在阅尽人间沧桑的道旁的一个接踵一个的新时代的过客，复述着他的事迹。阿育王把讲述自己心里话的重任托付给了大山。

大山一点也不顾及时间的变迁，不厌其烦地转述着他的话。阿育王现在在何处？曲女城^①现在在何方？宗教鼎盛时代的印度的往昔光荣又在哪里？但大山至今仍在用被人遗忘掉的字母、死去的语言讲述着那些往昔的光荣业绩，它多少岁月以来一直在发出无人理睬的哀鸣。阿育王的这个巨大的舌头，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像哑巴似地默默地召唤着人类的心灵。拉贾普特人^②从这条路上走过去了，帕坦人^③离开了这条路，莫卧儿人^④从这条路上消失了；马拉提轻骑兵^⑤的宝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各地进行了毁灭性的战斗，最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之中谁也没有理睬这座大山的示意。在大海的彼岸有一座岛屿，其名字可能阿育王连听都没听说过。当阿育王的工匠在石碑上刻上他的训诫时，在那个岛上的原始民族克尔特人的巫师^⑥，正把自己对神的虔诚之情，用记号铭刻在石柱上。数千年后，从该岛上来的一位外国人，从历尽沧桑的无声字句中，破译出了阿育王的语言。于是，阿育王的意愿在相隔数千年之后，靠了一个外国人的帮助，终于得到了实现。尽管阿育王是个伟大的君主，他的意愿只不过是想告诉每个

① 曲女城是印度古代摩揭陀国的一个名城，即现在的巴特拿城。

② 拉贾普特人曾经在公元八世纪至十二世纪统治过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这个时期在印度历史上称为拉贾普特时期。

③ 帕坦人指阿富汗人，曾在公元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在印度建立德里苏丹王国。

④ 莫卧儿人指蒙古族人，曾在公元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在印度建立强大的莫卧儿帝国。

⑤ 在孟加拉阿利沃尔油·汗王国时期，马拉提轻骑兵侵入孟加拉。——原注

⑥ 古代高卢国(中欧地区)和不列颠的布道士或祭司的一个阶层。克尔特人口述自己宗教祈愿和教义等一切，他们进行巫术，迷信再生、星卜和神明，他们在栎树下进行宗教仪式，他们崇拜树，他们的祭司首领是法官，是争纷的调解者。——原注

匆匆而行的历史过客；他想要什么，喜爱什么，不喜爱什么而已。他的内心感情长时期以来一直希望博得整个人类心灵的理解而站在路旁。有些过客注意到了这位伟大君王的专注愿望，有些却不屑一顾，就径自走掉了。

不能把以上这番话的意思理解为，我把阿育王的训诫看成是“文学”。我仅仅说明，人的强烈愿望是什么。我们雕刻塑像，绘制图画，抒写诗篇，建造石庙，以及为此而长期以来在世界上作着不间断的努力，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人心向人类乞求不朽。

那些万世永存、企望在人类心中永生的事物，同转瞬即逝的东西和我们眼前的需要相比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我们为自己一年的生活所需种植大米、小麦、大麦等五谷杂粮，但如果我们要造林，便得收集大量的树种才行。

人总想在文学里永生。不少忧国忧民的评论家说：“作家只用戏剧、小说和诗歌充实文学。国家需要的应时文学却没人去写。”尽管如此，作家仍不为所动。应时文学只能满足眼前的需要，但那些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的文学才能使自己永葆青春。

“知识”要进行宣传，只有这样，它的目的才能实现。知识每天都在变化，新的发明创造证实了旧的发明创造的谬误和欠缺。有些东西在昨天对饱学之士来说也是异乎寻常的、深奥莫测的，然而在今天连小孩看来也显得十分普通和简单明了。新的发明、新的探索和新的真理，往往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而一旦陈旧之后，却又十分平淡无奇。当我们知悉，这些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曾为一些大科学家和学者所拒绝承认时，我们现在感到多么茫然不解啊！

但是，这种说法对“感情”不合适。不管如何宣传，“感情”永远不会陈旧过时。我们不想重复认识已掌握的知识。“火是烫的”，“太阳是圆的”，“水是液体”，知道一次就够了，没有必要第二次再去了解。如果有人把它们当作新鲜事又唠叨给我们听，我们就会



厌烦。感情的东西不管多少次诉诸于我们的理智，我们总感到兴奋不已。“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句话对我们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但太阳冉冉升起的优美景象和所引起的快感，至今仍是那么令人心驰神往，为人所津津乐道。不管多么古老的民间传统所沿传下来的感受，至今仍那么容易地使我们入迷着魔。

所以，倘若人想使自己任何思想永远生辉和新颖，他只有依赖于感情的帮助才能做到。文学主要是依赖感情，而不是知识。

尚需说明的是，知识能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里进行改造，在另一种语言里，经过改造的东西可能比原来的还要好；知识在人类社会的各种语言里能容易地得到传播。正因为如此，它的目的才不折不扣地得到实现。

但就感情来说，出现这种情形是断乎不可能的，感情不可能与自己赖以存在的形式相脱离。

知识需要加以证实，感情需要注入生活的信息。它为此需要此兴和艺术技巧。对感情仅仅作一番解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进行创造。

这种富有艺术性的创造犹如感情的躯干；在这躯干里，作家注入感情的方式，决定他个性的显示。这个躯干的构造和本质，决定作家眷恋的感情能否获得人们的尊重；这躯干的力量决定感情能否深入人心和代代相传。

生命只有依赖于躯干才能存在，它不能像水那样从一个容器倒入另一容器。躯干和生命总是自豪地融为一体。

普通人都具有感情、感觉和性情，它们存在于这个人的心灵里。如果一个人不能表达它们，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总会有人来表达。但是，一部作品则完全是作者本人的，就是这一个人的，而不是那一个人的。所以，作者是在自己的作品里，而不是在感情和感觉之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